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䂮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婁煩人也弱
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
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
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
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
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
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宮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
賛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
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
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
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
業旣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
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
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
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
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
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
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
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
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
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
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
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
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符丕
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
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高僧傳卷第六 二張 黃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地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来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畢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似烟
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處闇逾明宛步鐔鋭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迹絶杳冥 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
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
衶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
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 其二 旋踵忘敎冈
慮冈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
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
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扇其
極 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
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綵
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眞理深其趣
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
未曙髣髴神容依俙欽遇 其四 銘之圖
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尒所脩庶
兹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
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 其五

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張 黄

宮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
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
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
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
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
龍神圍繞珎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
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
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
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荊楚之間為
之謠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摽雲翔泥宿
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
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
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
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
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
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
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
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
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
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
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
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
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
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
顯矣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
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
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
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
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
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
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
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
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
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
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
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
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
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彙征之
高僧傳第六卷 第六張 黃

宮

道然復妙覩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承由化世籍芙蓉於中流蔭瓊柯
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
年體之安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辞紹衆靈
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
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
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
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
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
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
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悸
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
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
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移景不勧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為庶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
風德遥致師敬謐脩書曰年始四十而
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
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
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
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瑕同為書
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
有諫遠者曰循為國寇與之交厚得不
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
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
盧循設帳桒尾左右曰遠公素王盧
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
無彼此乃遣使齎書致敬并遺錢米
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
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
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
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
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
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
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
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
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
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為
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
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
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
問仁者曩絶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承
乖為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寶来
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欲雅
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道固已增其
勞佇每欲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
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
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衿遺契亦無
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
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
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
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
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
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
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絶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
願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
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
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辞殊隔導心之
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驛來況粗
承風德比復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
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
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或
博聞辯才深智慧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高僧傳卷第六　第九張　慶

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
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
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
鍮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遣
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
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
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
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
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
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
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求若
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
條事冀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
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
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
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
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
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
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宗 一

俗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礼拜輙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遣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荅書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綆

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張 廣

晉

綟所測披省之曰有愧高命又體羸
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来其日
亦久緣来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
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
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
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
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
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
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
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願公勿敬之
玄荅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
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
剪削遠荅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
問難不敢復言乃該征討之意遠不
荅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
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
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
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荅辭堅
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
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
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足
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
惟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
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
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
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
然後令飭爲者絶假通之路懷眞者
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
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
冰輔正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
何充僕射褚裒諸葛恢等奏不應敬
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
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
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
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喩一代
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令
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
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荅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
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
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
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
者玄雖爲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覲遂
辭旨懃趣未决有須玄簒位即下書
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
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
道人勿復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
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
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内故有
天屬之愛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
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
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
不得與世典同礼遁世則宜高尚其迹
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
刼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
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
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
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
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
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絶境
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礼万乘高尚

其事不當王侯而尚其志者也四曰體
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
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
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
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
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
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
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
遠脩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
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
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
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
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
未佳其情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
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
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
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
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
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
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
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宮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
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
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
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
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
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
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
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
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
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
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
阮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為
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
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
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
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
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
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
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
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
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憩荊州上明寺後遁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俊爽常躡革屣納
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
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
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
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
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
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
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
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花毗
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
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
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
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兗州刺史瑯琊
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
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
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
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
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
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
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
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
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高僧傳卷六 第十張 庚

西 宗呂

為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惘默而別行
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時桓
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
出見持有隣幾獨絶尤歎是今古無
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
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
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嵋之
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
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
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
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
挹時有沙門慧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
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
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
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
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煞毛璩
割據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
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
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
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
白黒危懼持避難憩郫縣中寺縱有
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有所
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之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
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
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
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
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
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
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
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
以東閣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閣法
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
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
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
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
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
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
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而門徒稍盛
又慧遠同集遂有意終焉永貞素
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
躬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
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
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
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輒駈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常
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
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
慰遣營因介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
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
自爾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
何無忌作鎮潯陽陶爰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
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
論舉動可觀永怗然獨往率介後至
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
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
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
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
義熙十年遇疾綿篤而專謹戒律執志
愈勤雖枕痾懷苦顔色怡悅未盡少
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
衆咸驚問荅云佛来言終而卒春
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
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通靈能降伏鬼物去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入

𢍰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
書數皆遊鍊心抱慣其深要年始過立
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
吾弘佛法者尒其人乎後停山少時
忽感篤疾於是要誠西國想像彌陁
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建心安養競諸
漏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
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
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臥
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
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
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
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
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
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
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
弟子也善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
善能開化愚矇拔邪歸正晉義熙中
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
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
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
早閉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
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
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
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
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
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
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
一人迂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
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
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
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偽秦至衛
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
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
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
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
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
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
流搖動峯岫强捍果敢專對不辱京
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楊州邕以
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抗者
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
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澄思禪門甞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
少時邑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
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邑以果先
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䞋以
外國匕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
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
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
法齊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
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
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
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
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
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
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
官寺講說桓玄每往觀聽乃謂人曰道
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
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

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
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
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
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
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
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
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
寺請經始遠遣徒焉詵亦清雅有風
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
匡拯眾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
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䂮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
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
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
匠䂮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
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
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
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
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
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未

六段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糾過
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國下書
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
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
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
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衆法
欽慧斌共掌僧録給車轝吏力䂮資
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
厚給共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
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勑加親信伏
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䂮之始也
䂮躬自步行車轝以給老疾所獲供
䞋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
律勗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
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
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
不賫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
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
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
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勑入逍遙園

叅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
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
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
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
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
聡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
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
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
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
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
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
此外道聡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
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
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
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
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
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
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
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詶抗鋒辯飛
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

猶以廣讀為夸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尒
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數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
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問道至
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
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懃懃善誘畢命
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
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
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
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
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
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
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
之僧也興勑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
出成實論凡諍論問荅皆次第往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
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
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
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十年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
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
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
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
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袟成群常歎
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
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陁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
薩禪叡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
門善入六淨爲司徒公姚嵩深相礼
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
之松栢興勑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
才器叡風韻霆流含吐彬蔚興大賞
悅即勑給俸卹吏力人擧興後謂嵩
曰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於是
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
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六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
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
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
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
七變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
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
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
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
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
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
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贊
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
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
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
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
疑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
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
浴燒香礼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
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
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遣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
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
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
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書績
以供瞻奉而篤好經曲學兼宵夜至
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
家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
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
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
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
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
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尚書令姚顯令
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
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
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尚書令顯
令奪卿等法服助朕贊時世茍心存
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
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
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
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
緇服之下措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
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
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尋之掾抑至尊之高心遂定夫之微
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顧鑒
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
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
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
處分正有憒然耳須万事之慇須丰
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
脉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
助以喻之什碧等答曰蓋聞太上以
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
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
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文
軾干木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
射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
為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
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揚
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
功德願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微志
也興後頻復下書闡境救之殆而得
勉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
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竄影巖
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禅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
毗曇序并吊王喬文並行於世矣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
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
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德
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
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
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
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
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
早達或千里趍負入關抗辯肇既才
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
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
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
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
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
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
多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
禀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
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
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國共
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
頃餐徽問有懷遥仰歲末寒嚴體中
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悒蘊弟子沉痾
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
國法師休悆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
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
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
直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
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
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願從容之暇
粗為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
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覩
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
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
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
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
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
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
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
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
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
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

恚若覩初制此娑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
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泥洹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為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
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旨云云不已
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
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
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
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秦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
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為滅度者言乎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
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
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
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
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
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存

若徃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
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
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乃絶聽而雨花斯皆理為
神御故口為之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
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
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
湛若虛空無名無說論曰涅槃非有亦
復非無言語路絶心行處滅尋夫經論
之作也豈虛搆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
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
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
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
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万累都捐
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
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
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故不可
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絶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牓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
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万
機弘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軌所
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眇茫
希夷絶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
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習先
但肇才淺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諮參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興荅旨慇懃備加讚述即勅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